

法律出版社

奥运

奥运会赛场外的角逐

蓝盾小说二集

蓝盾杂志社编



北林图 A00135614



法律出版社

368848

限 表

列日期前将书还回

西 日

奥运会赛场外的角逐

《蓝盾》杂志社编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天津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10 插图4 字数200,000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 10004·017

定价: 1.50元

368848

目 录

奥运会赛场外的角逐…………… 刘志武 (1)

“狱卒”外传…………… 桂雨清 (139)

耍天门刀的弟兄…………… 王正寅 (183)

玛西亚夫人日记…………… 春 畦 (250)

《蓝盾小说二集》编后…………… 温超藩 (310)

奥运会赛场外的角逐

刘志武

—

舷窗外，蓝色的暮霭一片苍茫。

波音 7 6 7 客舱内并肩坐着三个年轻女子：中国的金思、法国的玛利娅、美国纽约的海伦。

金思觉察到从座椅底下传来一阵猛烈的震动，她的心立刻悬了起来。她相信美航公司的飞机由于失控而坠入地面的机会极少，但谁能保证：今天决不会在这“极少”机会之中！在骄阳如火的纽约机场，当她听到波音 7 6 7 客机的引擎从身后发出巨大深沉的隆隆声，看见两道灼热的气流射向机场跑道，如疾风吹倒了野草，把一些纸片高高地扇向空中时，她还频频向送别的新婚丈夫陈君林摆手示意，现在，她却后悔不迭，一个劲儿责怪自己为什么与他分别得如此匆匆忙忙。

金思穿着一件海军式圆领衫，外面罩着一件天蓝色上衣，下面穿一条考究的薄呢子长裙。她心绪不宁地望了望坐

在左侧的两位新结识的伙伴——玛利娅和海伦，嘴里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会不会出事？”

人的应变能力，既来自先天的气质与秉性，也有赖于后天的阅历与锻炼。玛利娅正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面容，就便也斜着眼睛，略带揶揄的口气说：“胆小鬼！”玛利娅这副轻松自若的神态，不仅给了金思一种安全感，也表明了她是一位空中往来的常客。刚刚送罢通心粉色拉和汉堡包的空中小姐又端着一杯咖啡微笑着向她走来：“玛利娅小姐，非常感谢您。据我们了解，您现在最中意的饮料是咖啡。我受公司的委托，荣幸地通知您，由于您在敝公司的累积乘机里程已达十五万英里，根据公司规定，您除了荣获最佳乘客称号之外，还将免费乘坐一等舱旅行一万英里。请允许我再一次向您表示祝贺。”

玛利娅点点头：“谢谢。”

金思聚精会神地听着。

这时，安放在头顶上的扬声器传来一位女播音员清脆、圆润的声音：“各位女士和先生们：现在飞机正在逐渐降低高度，准备进入洛杉矶市区上空。受高空气流的影响，重型客机也会出现轻微的晃动。请旅客们系好安全带。”

金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郁结在眉宇的愁云消散了，他开始整装系带，做好下机的准备。

“小姐，请问，您大概是首次乘坐飞机吧？”坐在金思右侧的一位中年男子，态度十分温和地说。

“是的。”金思谨慎而又不失礼貌地回答。这位中年男子年龄约摸四十上下，从纽约登机起就微闭双目养精蓄锐，看得出是位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人。他个子瘦长，面容憔悴，

双目无光，好象经历了长途跋涉而未得休息。穿着一身深褐色西服，系一条赭红色宽式新潮领带，举止端庄，给人一种城府很深的印象。

海伦和玛利娅早已麻利地系好了安全带。金思那双纤细的手这时反而显得笨拙起来。当她挺费劲地按上金属扣时，听见玛利娅问道：“你们今晚住哪？”

“不知道。”海伦耸了耸肩，一笑。

“你呢？我可爱的东方蒙娜·丽莎。”

金思勉强地挂上了一丝微笑：“听天由命。”

“哈哈。看来，下了飞机，该听我的了。”玛利娅有点兴奋，“好，我也来当一回导游。”

“你到过洛杉矶？”海伦问。

“没有。怎么？没到过，就不能导游吗？”玛利娅一边说着，在腿上铺开一张洛杉矶市区图，一眼就从密密麻麻的线条、文字中找到了座落在太平洋岸边的海滨公园，然后，又用指甲尖沿着一条笔直大道找到潘兴广场，“瞧，今晚，跟我走，住在好运大厦。”

金思今年二十四岁，她原是中国大陆北方一个工业都市的英语教师。她和香港丰华实业公司董事长陈君林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相遇的，并神奇地产生了爱情。后来，他们在香港大来酒家举行了婚礼，又飞渡太平洋，到纽约度“蜜月”。登机前，前来送行的陈君林对金思说：“十分抱歉。因为公司业务拖累，我还要在纽约呆几天。你先飞往洛杉矶吧！等我赶到时，咱们再取道夏威夷返回香港。我亲爱的，好吗？”

金思立时滚下两行晶莹、滚烫的泪。尽管不愿接受，可陈君林手中那张绿色机票已经意味着这是事实。再说，他们

结识以来，陈君林还从来没有违背过金思的意志——连那次贸然失身也算在内。她只是有点胆怯：陌生的洛杉矶，女人懦弱的泪。

当玛利娅问到金思今晚住哪儿时，金思难以启齿。“威尔沙伊尔坦普街十一号唐杰兴”，这是陈君林塞给她的一张带香味的名片。见了陈君林的表哥——未曾谋面的唐杰兴先生，她该怎样启口呢？金思有她的难处，娇生惯养的生活软化了她的翅膀。

海伦刚满十八岁。一年前，父母因各有所爱而决然离异。海伦永远忘不了，父亲临走的那天，一边亲吻着自己的额头，一边撤去了铺在她床上的高级羽绒褥垫。父亲的脚步声刚刚从过道中消失，母亲马上打电话请来一位男人当她的继父。海伦痛恨母亲的自私，也咒骂父亲的残忍，一气之下离开了家庭，到男朋友罗杰斯家中寄宿。可是，从长计议，借居终究不是办法，她倒不计较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在考虑将来和罗杰斯翻了车，又到哪里寻求归宿呢？人，总要为自己寻求一条后路的。

美貌是女人的资本。海伦正值芳龄，有如一朵沾满露水的花苞，娇妍欲滴。她有一双动人的大眼睛，灰黄色的长发瀑布般地披洒在浑圆的肩头，娇嫩白晰的皮肤泛着光泽。假如海伦和意大利著名国际影星索菲亚·罗兰并肩地站在一起，很难叫人分出谁真谁假。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海伦和罗杰斯商量，决定到洛杉矶去闯一闯，也许能在好莱坞当上一名影星。

“不。我不同意。”罗杰斯坚定、毫无商量余地地说。

“我只是和你商量，根本没有必要取得你的同意。”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我？”

“正因为我的眼里还有你。”

在海伦眼里，洛杉矶是风靡全球的“天使之城”、无以伦比的“时髦之都”、叹为观止的“电影帝国”。福克斯、米高梅、哥伦比亚、华纳、联美、派拉蒙、环球、雷电屋八大电影公司一个更比一个气派大。竞争！一切都在竞争，洛杉矶的土地上布满了“影探”，女人是最主要的竞争对象。你只消在闹市区走走，说不定哪家电影公司会把你看中。再说，洛杉矶“花花公子”大厦底层新开张的“名人出租中心”，更是买卖红火，生意兴隆。当今世人图虚荣，讲时髦。民间团体举办社会活动，往往不惜重金到“名人出租中心”租借外貌酷似政界名流、影视明星的模特儿前来增辉助兴。若真做了“索菲亚·罗兰”的替身，海伦觉得也不枉来一世。

如果说离洛杉矶愈近，金思、海伦愈发感到不安的话，那么，玛利娅倒是愈发泰然。

玛利娅年方二十，对于金思来说，这是情窦初开的年龄，而玛利娅却已经有六年的风流史了。十四岁那年，一个秋天的傍晚，她放学回家。一个披着长发的小伙子，手里攥着一把法郎，在学校门口拦劫女学生：“睡觉！谁跟我睡觉！”新鲜、好奇、怪有意思的，玛利娅就这样未加回绝地跟着他走了。当她拿着那把法郎从一家时装商店换回一件白色“迷你裙”时，说不清是兴奋、是懊悔，她竟然失眠了。

转天，她无精打采地上了一天课。好不容易捱到下课铃响，便迫不及待地飞奔出去。长发小伙子依旧站在那里，不过身子却是背向校园，凝视着远方。玛利娅穿着短到大腿根的“迷你裙”，反剪着手，拿着一根树杈，悄悄地踱到墙根，

准备出其不意吻他。这时，一辆黑色奔驰牌高级轿车从凯旋门星形广场方向飞速驶来，随着刹车声，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走出车门，长发小伙子迎上前去。在一边注视着玛利娅惊呆了，张着嘴，“啊”地一声。这位将一沓钞票塞进小伙子衣袋的男人正是玛利娅的生身父亲。玛利娅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怎样跑回家的。晚上，父亲没有回来。玛利娅悄悄打开父亲的房间，终于从一个不许他人接触的皮箱里发现了秘密：父亲和长发小伙子的合影。她明白了：和她发生关系的小伙子原来是被母亲咒骂为“多情种子”的父亲的婚外产品。他和他那么相象！他是他的昨天！他是他的明天！可玛利娅又是谁呢？她在扮演什么角色呢？什么道德，什么父爱，什么幸福，人生就是寻找个人的快乐。从仇视父亲开始，她开始仇视一切男人，包括容纳了男人的整个社会。她开始游荡街头。每当暮色降临，她躲在凯旋门的两侧，青眉碧眼，打扮得花枝招展，吸引着过路游客。玛利娅已经下定决心：要运用上天赐予的这笔貌美财富进行投资，从男人的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来满足自己。她已经将妓女看成一种养生的职业了。半年前，她就向洛杉矶市中心的好运大厦订了高级房间。她相信，举世瞩目的第十三届奥运会将是她一生中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黄金时代”。

波音767客机正在降低高度。

海伦深情地注视着舷窗外，在机翼下方的巨大的副翼，如同活物一样灵巧地改变着角度。远远望去，云开雾散之处，一条宽阔的光带映现着落日的余晖。天地之间，山峦的轮廓线象锯齿一样镶在夜幕上，十分壮观。

“瞧！”海伦几乎兴奋得要挣脱安全带。

山顶，长约百余公尺的霓虹灯亮了，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辉。“HOLLYWOOD”。

“好莱坞！”

海伦兴奋地呼唤着这个对她来说象征着希望、幸福、再生的名字。

金思将手伸进衣袋，她捏了捏那张印有地址、姓名的名片，她在思忖：今晚是做不速之客呢，还是明天敲开唐杰兴的家门？

玛利娅可没有观光赏景的闲工夫。她又掏出了镜子，照着自己的面孔，她虽然刚刚跨出少女的界线，可是眼角却出现了纤细的令人厌烦的皱纹。而且，好象今天才发现，嘴角又冒出了一个小丘疹。她用指甲去挤，但没有成功。

舷窗外：山峦、高楼、灯海……

洛杉矶的一切渐次变大起来。

二

麦克雷从登上飞往洛杉矶的客机起，心中就燃烧着一股无名火。在外人看来，他是闭目养神，实际上却是在调节情绪，不让胸中的愤慨化为邪火喷射出来。

他是洛杉矶东部长滩海岸警卫队小组委员会主席。

多年来，他一直忠于职守，经常与从墨西哥来的偷渡者斗得精疲力尽。谁没有妻子儿女？谁不希望享受天伦之乐？可是，他做不到。缉私、反偷渡、查贩毒客，是他工作与生活的全部内容。当然，不可否认，按照警方规定，每多工作一小时，可以多拿一百美元的薪金。一个星期前，他终于获准偕同家人前往纽约度假。正当一家人在风光旖旎的曼哈顿

岛享受着现代文明时，一纸电文飞到了身边：

“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将于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洛杉矶开幕。鉴于本届奥运会将开创民间团体主办的先例，同时，将有大批外国游客亲临观战。因此，安全问题已经被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本届奥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将是美利坚合众国非战争状态下采取安全防卫措施最为强烈与完整的一次。特告：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逻局、特工处、海岸警卫队、毒品管制署等六十多个机构，将于近日召开联席会议，由白宫特别行动处高级官员爱德华·沃克先生及洛杉矶法律执行协调委员会布置安全防卫事宜。请您见电速归。”

署名罗伯特·法雷尔——麦克雷的顶头上司。

命令！不可违抗的命令！

麦克雷无可奈何地朝妻子黛丽丝耸耸肩。他将零点三八口径手枪、防弹背心、铁罐压缩液态毒气瓶、镶有铅头的棍棒塞进手提包里，又叮嘱了一番，和妻子吻别。

下了飞机，麦克雷一头扎进专门前来迎接的雪佛来轿车，向本届奥运会组织委员会总部驶去。司机按了两声喇叭，他朝车外望去，穿着T恤衫和牛仔褲的玛利娅正有说有笑地跨出候机大厅，在她的左右，是海伦和金思。

雪佛来飞驶在高速公路上。

“停一下！”麦克雷拍了一下司机肩膀，指着阿兰大道说：“拐进去。”

轿车下了高速公路，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同市区大马路形成鲜明对照的简街陋巷后，驶进了一条两侧全是危楼的街道。这里是最著名的贫民区，人口稠密，各种肤色的人杂居其间，单是语言就通行二十多种。如同每座城市都有一个死

角一样。这里也是扫帚从来也扫不到的地方。马路左侧一块看不出本色的街牌写着“坦普街”的字样。

“速度慢点。”麦克雷叮嘱司机。

车窗恰如彩色立体电视屏幕，映现出“无上装夜总会”、“土耳其浴室”、“旅客酒吧间”、“片刻娱乐中心”……

“停——”麦克雷不等汽车停稳，打开了车门，“请等我十分钟。”

麦克雷走进了希尔餐厅。

穿过休息大厅，麦克雷来到了烟雾弥漫的酒吧间。坐在沙发椅上，他以一个威严的手势招来一个黑人侍者：“来瓶辛柴诺酒。”然后，又随便点了两个菜。

一个戴着黑色方框眼镜，正在翻阅《纽约每日新闻》的男人用余光窥视着麦克雷。

黑人侍者给他摆了餐具，麦克雷端起酒刚呷了一口，忽听戴眼镜的喊道：“瘦狼……”

有人呼唤自己中学时代的外号，麦克雷先是一怔，当他定睛发现此人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奥利弗时，目光蓦地明亮起来，额头上那深嵌的几道皱纹也似乎消失了。“真没想到，在这个鬼地方，会碰到你。”麦克雷说。

“不。应该是我向你提出这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奥利弗答道。他叼着粗大的雪茄，腆着肚子，手指着“辛柴诺酒”说，“老弟，怎么？遇到不顺心的事了？干什么偏喝开胃酒？”

麦克雷耸耸肩，这是他的一种下意识动作。

“听说你混得不错。这回，该接替罗伯特·法雷尔的职务了吧？”奥利弗说。

麦克雷装做不解地反问：“哪个法雷尔？”

“哈哈！”奥利弗大笑一声说，“健忘还是装蒜！我的瘦狼，当年这个外号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的远见性，你永远胖不了，可也总象狼一样机警。我想，你不会丢弃那张算做珍贵回忆的《法兰西晚报》吧！”

麦克雷立刻明白了奥利弗的用心。一九八二年，《法兰西晚报》刊登过一张海岸警卫队士兵同偷渡者搏斗的照片，上面有他麦克雷的面孔。

“不。早改行了。”麦克雷漫不经心地说。

“真的？”奥利弗狐疑地问，“来，今天，你算做我的客人。”奥利弗招手唤来侍者，又加了几个菜佐酒。

麦克雷吃着烤牛排问：“你还在圣多明各？”

奥利弗剔着牙回答：“你脑子真好。我到了多米尼加后，一直呆在那个贫穷的城市。”

“从商？”

奥利弗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加勒比海娱乐公司总经理”字样。

“大忙人。今天怎么有工夫到洛杉矶闲逛呢？”麦克雷望着名片问。

“哪里是闲逛！”奥利弗用香巾擦擦嘴角，“本公司和洛杉矶迪斯尼乐园签了协作合同，准备交换一些娱乐设施，也让圣多明各的公民们享受一下美国人的生活乐趣。”

“那么专为此事而行了？”麦克雷问。

“不尽然。”奥利弗解开上衣，露出印有五个圆圈代表“运行之星”会标的腰带，“我也是个迷嘛！”

麦克雷点点头。

“请问，你到这个鬼地方干什么来？”奥利弗问。

“不干什么。”麦克雷微笑着回答。

奥利弗的脸上马上出现了半信半疑的神色。麦克雷接着说：“我离开了海岸警卫队，又不愿意随便把自己塞进一间办公室里听人家训斥，看人家眼色行事……所以，我常常到处闲逛。我总爱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去转一转。”他很欣赏自己的解释，便又兴致勃勃地加了一句，“你看，今天就碰到了你，也算做不虚此行吧！”

“这么说，你的生活还可以。”

“不。那要看以什么标准来衡量。”

“鬼透了。”奥利弗说，“假如需要金钱的话……”

“你想施舍？”

“不，是酬谢。”奥利弗挤了一下眼，诡秘地一笑。

麦克雷心中有数。奥利弗指的是一九六五年在哈林区的一次群殴中，麦克雷赤臂上阵独挡一面，同少年私会党成员搏斗掩护奥利弗死里逃生一事。为此，奥利弗一直视他为救命恩人。

“好的。我需要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拒绝。”

“黛丽丝在哪儿？”奥利弗说，“我也很想见一见她！”

“曼哈顿岛。”

“度假？”

“不。定居。”

“真的？”奥利弗摇摇头又问。

“那么，你为什么偏要离开警卫队呢？难道有人排挤你？”

“一言难尽。”麦克雷看看表，站了起来说，“抱歉。我还有点事，失陪了。”

“我住在好运大厦，麦克雷，有事一定找我去呀！”

“一定。”辞别了奥利弗，麦克雷指挥司机按原路返回高速公路。轿车驶到“花花公子”大厦时，前方出现了红灯，他习惯地朝车后望去，只见一辆第索多牌号的黑色轿车正好停在后面。绿灯亮时，麦克雷示意司机加快速度。第索多黑色轿车大灯一闪，减速拐向了右侧。

麦克雷赶在九点以前到了设在一家航空公司厂房里的奥运会组织委员会总部。宽敞的直升飞机工厂制造车间临时被隔成大大小小的房间。

麦克雷推开罗伯特·法雷尔的办公室的房门时，看见法雷尔站在屋子中间正和一位神情快活的女士热烈地交谈着什么。

“我来介绍一下。”法雷尔说了一句“他来了”后，一把拉住麦克雷的手，“这位是玛丽·奥丁小姐。”

“很高兴认识你，奥丁小姐。”麦克雷点了一下头。

法雷尔对麦克雷说：“从现在起，她就是你的助手，我相信，你们相识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真诚的合作。”说完，拉着麦克雷走进一个小套间。

法雷尔站在迎面墙下，用手按了一下电子开关，巨大的屏幕显示出洛杉矶市区详图。

法雷尔说：“你应该清楚，本届奥运会充满了不祥之兆。数字表明：将有一百四十个国家，一万二千名运动员，八千名记者，十万名外国游客参加本届奥运会。为此，我们调动了一万八千名安全保卫人员负责安全事宜。本届奥运会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防止恐怖分子活动。里根总统已向社会舆论保证全力以赴保护运动员免遭迫害。你知道，不久前，

马来西亚奥委会主席就是在返回洛杉矶途中被暴徒洗劫一空的。同时，我还要提请你注意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这就是假如我们全力以赴地同暴力、恐怖分子决一死战，那么，同样不能保证安全系数。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数字，目前，在洛杉矶，妓女的总数已超过四千，当然，她们之中有一大部分是以观光游客面目出现的。”

“四千！”麦克雷重复了一下。

“对。而且不止。当然，”法雷尔提高了声调，“假如这四千名不过是群散兵游勇，我以为，以洛杉矶警察局的力量，理所当然地不足挂齿。但是，恰恰问题不是这样。”法雷尔仿佛被多年来积郁在心头的仇恨激怒，他说：“你应该知道，令人头痛的偷运妓女的卖淫集团也在推波助澜。”

对于偷渡客，麦克雷有着丰富的经验，而对于妓女，对于以贩卖妓女为职业的卖淫集团，则不免流露出为难情绪：

“法雷尔先生，难道这就是我的任务？我可从来没干过。”

“谁也不是生来就干过。”法雷尔几乎以一种连自己也听不清楚的声音说，“这是命令。”然后，来到了外间，坐在沙发上。

麦克雷也跟了出来。奥丁走上前，说：“麦克雷先生，您一定信心十足吧！”

麦克雷只好点点头。他从不愿意在下属面前流露难色。

“我的房间？”麦克雷意识到他暂时是不能回到长滩港的居室了。

“好运大厦。”法雷尔吐着烟云说。

“住那儿？”

法雷尔点点头：“我不需要你在马路上抓‘流莺’。那